

羣書日治要

十七十八





羣書治要卷第十七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漢書五

傳

張釋之字季、南陽人也、以貲爲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稱善、拜釋之爲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



虎圈嗇天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如此耶詔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

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措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迺止從行至霸陵上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橋在兩岸之中也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蹕蹕止行人



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廼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文帝怒、下廷尉治、奏當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廼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

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曰、法如

是足矣、且罪等、

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也、

然以逆順

為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

抔土、

不欲指言、故以取土喻也、

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乃許

廷尉當、

馮唐趙人也、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帝輦

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具以實言、曰、

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

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



也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尚

不如廉頗李牧上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

時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有頗牧不能

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復問曰公何以

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

也跪而推轂曰闐以內寡人制之闐以外將軍

制之門中櫪為闐也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

非空言也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

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

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是以北逐單于破東

胡滅澹林胡名也西抑強秦南支韓魏今臣竊聞

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

五日壹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

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壹入尚帥車騎擊之所

殺甚眾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

其賞不行愚以為陛下法大明賞太輕罰太重

且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

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頗牧不能用也



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荀悅紀論

曰以孝文之明本朝之治百寮之賢而賈誼見

排逐張釋之十年不見省馮唐皓首屈於郎署

豈不惜哉夫絳侯之忠功存社稷而由見疑不

難在明世且由若茲而況亂君闇主者乎然則

屈原赴於汨羅子胥殞夷於江安足恨哉周勃

質樸忠誠高祖知之以為安劉氏者勃也既定

漢室建立明主眷眷之心豈有已哉狼狽失據

塊然囚執俛首拊襟屈於獄吏可不愍哉夫忠

臣之於其主由孝子之於其親也盡心焉盡力

焉進而喜非貪位也退而憂非懷寵也忠結於

心戀慕不止進得及時樂行其道也故仲尼去

魯遲遲吾行也孟軻去齊三宿而後出蓋彼誠

仁聖之心也夫賈誼過湘弔屈原惻愴慟懷豈

徒忿怨而已哉與夫苟患失之者異類殊意矣

及其傳梁王哭泣而從之死豈可謂非至忠乎

然而人主不察豈不哀哉及釋之屈而思歸馮

唐困而後達又可悼也此忠臣所以泣血賢哲

所以傷心也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為人正直以嚴見憚武

帝召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

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民好清靜責大指而不

細苛黯多病臥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召為

主爵都尉治務在無為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

上曰汲黯何如人也嚴助曰使黯任職居官亡



以瘡人然至其輔少主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  
 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將  
 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廁謂牀邊丞相弘宴見  
 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嘗坐武帳  
 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  
 其見敬禮如此張湯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質  
 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  
 業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  
 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也紛亂也而公以

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  
 黯憤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  
 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賈山潁川人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  
 名曰至言其辭曰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  
 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  
 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赭衣半道羣盜滿山  
 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呼天  
 下響應秦非徒如此也又起咸陽而西至雍離



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驚馳旌旗不撓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道廣五十步厚築其外隱以金椎作壁如甬道隱築也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

上成山林為葬埋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

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

蓬顆猶裸顆小冢

秦以熊羆之

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

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

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

其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

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智也地之

礪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

無不猥大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



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廼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

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大學舉賢以自輔弼求脩正之士使直諫故尊養三老示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厭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疆胡可勝計也



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  
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  
周蓋千八百國以九洲之民養千八百之君用  
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藉君有餘財民有  
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  
力疲不勝其役財盡不勝其求一君之身所以  
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疲者  
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無辜死刑者無所  
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壞也身

死纔數月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  
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  
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無養老之義無輔弼  
之臣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  
諫之士是以偷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  
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  
非言不能胡此畏忌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天下未嘗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  
寧者何也文王好仁故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



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弔哭之為之服錫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問不忘也

鄒陽齊人也事吳王濞濞以太子事怨望稱疾

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吳王不納其言去之

梁從孝王遊陽為人有智略忱慨不苟合介於

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於孝王孝王

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廼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

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

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燕太子丹厚養

荆軻令西刺秦王其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白虹兵象也日君象也衛先生為

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白起為秦伐趙破長

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



食昂昂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

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盡其計議願王知之也左右不

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

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楚

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接

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

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

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迺今知之

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

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借

荆軻首以奉丹事於期為秦將被讒走之燕始

刺始皇於期自刎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

却齊而存魏王奢齊臣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

以奢故也義不苟生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

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

於志慕義無窮也蘇秦相燕人惡於燕王燕王

按劍而怒食以馱馱馱馱駿馬也敬重蘇秦雖

味也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



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疾昔司馬喜臙脚於宋卒相中山范睢拉脇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故不能自免於疾妬之人也百里奚乞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

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強威宣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爲也夫晉文親其讎強伯諸侯齊桓用



其仇而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  
 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  
 強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  
 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  
 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也、今人主誠能去  
 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  
 施德厚、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  
 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  
 則荆軻沈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眾莫  
 不按劍相盼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

輪困離奇、

根柢下本也、輪困離奇、委曲盤戾也

而為萬乘器者、以

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隨珠和璧、  
 祇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  
 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  
 蒙堯舜之術、披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  
 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  
 則人主必襲案劍相盼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

舊無之  
君二字  
補之



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廝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脇於位勢之貴，迴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岩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爲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心腹，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深。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泉，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言其激切甚急也。能聽忠



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不出反掌之易以居秦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迹逾多影逾疾不知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滄寒也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

此譬由抱薪而救火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弃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去而之梁

路温舒字長君鉅鹿人也宣帝初卽位温舒上



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大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壹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德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陛下初登至尊宜改前世之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

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退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齶於胷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厚恩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書曰與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



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  
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  
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  
數此仁聖之所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  
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  
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  
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則鍛練而周內之  
精孰周悉致之法中也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  
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

獄吏專爲深刻殘賊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  
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  
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  
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  
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  
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  
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詭唯  
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  
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則



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無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

舊無與副至等俱十四字補之

蘇建杜陵人也子武字子卿武帝遣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俱會虞常等謀反匈奴中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人夜亡告之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胡官號也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

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氣絕半日復息單于壯其節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



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爲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卽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脇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廼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

舊無夫  
字補之

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羊曰羊乳乃得歸武至海上稟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而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單于使李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空自苦無人之地信義安攸見乎來時大夫人已不幸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



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在自痛負漢加以老  
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  
高法令無常大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  
可知尚復誰爲乎願聽陵計武曰武父子無功  
德皆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  
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効雖蒙斧鉞湯鑊誠  
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子爲父死無所恨願  
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  
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

驩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  
陵與衛律之罪上通天因泣下霑襟與武決去  
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還須髮盡白  
在匈奴聞上崩南向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卒  
得全歸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  
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  
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  
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  
將軍龍額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



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成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

韓安國字長孺梁人也爲御史大夫是時匈奴請和親上下其議大行王恢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卽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

國曰千里而戰卽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我馬足懷鳥獸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爲廣有其衆不足爲強自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疲虜以全制其弊執必危殆臣故以爲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雁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必破之道也上廼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境數



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威海內，爲一，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爲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天下歌之，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

下之功，故廼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然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跡，足以爲効矣。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且高帝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樞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



也隱痛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強弗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地不牧之臣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焱風去如收電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穆公都雍地方二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闢

地千里及後蒙恬爲秦侵胡闢數千里以河爲境匈奴不敢飲馬於河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威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強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隨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羽毛強弩之末力不能入魯



劉向新  
序穆巧  
作詭妙

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有暮也今卷甲輕舉深入長毆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脇橫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遣人獲也意者有他繆巧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驍騎壯士審遮險阻吾勢已定或營

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陰使聶壹爲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信以爲然而許之聶壹迺詐斬死罪囚懸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是時漢兵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約單于入馬邑縱兵擊之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諸將竟無功恢坐自殺



董仲舒廣川人也下帷讀書二年不窺園舉賢  
 良武帝制問焉曰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  
 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聖王已沒鐘鼓箎弦  
 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作  
 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  
 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  
 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  
 諄繆而失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與夙興夜  
 寐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

舊無日  
 以仆滅  
 四字補  
 之

祐舊作  
 祐改之

舊無將  
 字補之

灾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  
 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  
 輕而奸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飾而膏  
 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  
 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  
 延及羣生士大夫其明以諭朕靡有所隱仲舒  
 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  
 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  
 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



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譴告之、不知  
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  
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  
非大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  
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  
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  
立有効者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  
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由者  
非其道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

由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周道粲然復興、  
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  
可得反也、及至後世、淫泆衰微、諸侯背叛、廢德  
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  
怨惡蓄於上、上下不和、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  
此灾異所緣而起也、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  
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  
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陶人作瓦器謂之甄猶金之在鎔、



唯治者之所鑄、綏之斯休、動之斯和、此之謂也。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

之肯爲也、今廢先王任德教之官、而獨用執法之吏治民、無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俸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



矣孔子稱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能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皆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

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猶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棄捐禮誼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專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



牆矣。雖欲善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以薪救火，愈甚無益也。竊譬之琴瑟，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臨川而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

祐舊作  
祐改之

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灾害日去，福祿日來。夫仁誼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飾也。五者脩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之靈，德施乎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制曰：蓋聞虞舜之時，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殷人執五刑以督奸，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



望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今陰陽錯謬、羣生寡遂、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明其指略、稱朕意焉、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聞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虞舜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善矣、此之謂也、至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智、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文王順天理物、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不暇食也、

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所遇之時異也、陛下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議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及也、然而臣竊有所怪、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無奸邪、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戾而陵夷若是、意



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夫天亦有所分與與上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與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躑躑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博其產業蓄其積委務此而無已以迫蹙民民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

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繁而奸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也此上天之理而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怒而出其婦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矣又奪園夫工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故詩曰赫赫師尹民具



爾瞻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皇皇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行者、其患禍必至也、

羣書治要卷第十七

羣書治要卷第十八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漢書六

傳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人也、爲郎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相如因上疏諫、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



猝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  
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  
力不得施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  
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  
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  
路而馳猶時有銜楸之變況乎涉豐草騁丘墟  
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  
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  
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  
未萌知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臧於隱微而發  
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  
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上  
善之

公孫弘菑川人也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乃學  
春秋武帝初卽位弘年六十以賢良對策焉武  
帝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  
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  
興朱草生山不童

童無草木也

澤不涸麟鳳在郊藪



龜龍遊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舟車所至、人跡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弘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

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卽賦歛省、不奪民時、卽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遠、罰當罪、則奸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卽、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



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  
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  
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  
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  
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山不童  
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  
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  
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  
莫不悅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至也臣聞之仁

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  
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  
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  
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  
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  
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術則天下安  
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弊於上官亂於  
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桀紂行惡受天  
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



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為第一、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後為丞相、

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為官乎、式曰、自小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以聞、上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布衣草躄而

舊無下  
緱氏二  
字補之

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羣、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緱氏令、緱氏偃之、遷齊王大傅、轉御史大夫、

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

爵、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為俗所薄、若燕爵不知鴻志也、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

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



舊無石  
建二字  
補之

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嚮異人  
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  
奴僕日磔出於降虜斯亦曩時板築飯牛之朋  
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  
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賀直則汲黯卜式推賢  
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  
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  
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  
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

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磔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  
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  
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  
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  
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  
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  
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  
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嚴助會稽人也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



秦書治要 卷之十一  
甌告急太尉田蚡以爲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  
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弃不屬於  
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  
故弃之且秦舉咸陽弃之何但越也上廼遣助  
以節發兵浮海救東甌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  
淮南王安上書諫曰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  
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剪髮文身之  
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治也三代之盛胡  
越不與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

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自漢初  
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  
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  
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  
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  
阻雖百不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  
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  
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  
易行之甚難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



內越國僻遠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不與也大內都內也一卒之用不給

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以兵救之是反以中國

而勞蠻夷也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

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

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問者數年歲比不

登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今發兵

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踰領輿轎竹輿車也領

山嶺也不通車運轉皆擔輿也挖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

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

舊無竹

與二字

神之

通下有

松字

月暑時歐洩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

及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

將軍間忌將兵擊之先臣淮南厲王長也會天暑多雨樓

船卒水居擊權未戰而病死者過半親老哭泣

孤子啼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

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

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

年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

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



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  
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  
朝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  
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強、能難邊城、爲邊城作難也、臣竊  
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絕、車道不通、天  
地所以隔外內也、且越人綿力薄材、不能陸戰、  
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險而  
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兵未血刃、而病死者、  
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

道路言、閩越王笭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  
未有所屬、陛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  
之、此必委質爲藩臣、世供貢職、陛下以方寸之  
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  
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  
欲屠滅之也、必雉鬼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  
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疲倦、  
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  
織、絰、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



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尅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尅、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

在前行故曰顏也

斯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

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四海爲境、九

洲爲家、八藪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是時漢兵遂出踰嶺、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吾丘壽王字子憲、趙人也、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繁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

舊無民不得挾弓弩六字補之



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賊、其勢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臣愚以爲禁民無得挾弓弩、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陳、及至周室衰微、諸侯力政、強侵弱、衆暴寡、海內抗弊、巧詐並生、是以智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去仁恩、而

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耨鉏、鋸挺、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乎庶人、三代之道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



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

主父偃齊國人也上書闕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旣平春蒐秋獮所

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故聖王重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不可和勝必弃之非民父母靡弊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却



地千里、以河爲境、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  
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踰河而北、  
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  
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  
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  
帷幕、百姓靡弊、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  
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  
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  
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陛下盛德

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  
城之圍、高帝悔之、廼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  
下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  
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  
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也、夫匈  
奴行盜侵毆、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  
周、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  
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  
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



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

與外國交市若章邯之比

也故尉他章邯得成其私此得失之効也書奏

召見廼拜為郎中偃數上疏言事歲中四遷偃

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

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

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

削則逆節萌起前日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

十數而嫡嗣代立餘雖骨肉母尺地封則仁孝

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

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

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

徐樂燕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

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

陳涉無千乘之尊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非

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然起窮巷奮

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

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以亂而政不修此

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



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

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強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爲禽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問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臣聞圖王不成其弊足以安安則陞



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嚴安臨菑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秦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壹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民得免戰國、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斂、省徭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

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



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隸，略穢州。東夷也。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弊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挈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磨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

城數十，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天子納之。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珠崖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使侍中王商



詰問捐之曰、珠崖內屬、爲郡久矣、今背叛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曰、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

衰也、南征不還、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而天下潰叛、賴聖漢初興、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無求來獻、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故諡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大倉之粟、



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廼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却匈奴萬里，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權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於前，子鬪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公孫勇等詐爲

使者，是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獨居一海之中，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



珠厓有珠犀瑇瑁也、弃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廼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無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弃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對奏、丞相于定國以爲捐之議是、上乃從之、遂下詔曰、珠厓虜

殺吏民、背叛爲逆、今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弃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避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飢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捐之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後稀復見、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人也武帝卽位待詔金馬門建元三年上始微行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至長楊東游宜春夜出夕還後上以爲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乃使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蓋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價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壽王奏事上大悅朔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弋獵之處恐其不廣如天不爲變則三

舊無取  
給萬民  
所五字  
補之

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蓋屋鄂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大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



豐鎬之間號爲土膏其價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土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弃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墟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騎馳東西車騫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不敢斥天子故言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強國富

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

紂於宮中設九市也

而諸侯叛靈

王起章華之臺而楚人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

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

萬死上乃拜朔爲大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

斤然遂起上林苑武帝時公主貴人多踰禮制

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朕

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

上古之事經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

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

舊無苑字補之



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綵、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爲席、衣緼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績罽、宮人簪璫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之計、推甲乙之帳、

甲乙帳名、燔

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設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



舊無今  
則不然  
四字補  
之

以上可以語上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飛廉惡來革等二人皆紂時佞臣也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

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墟故卑身賤體悅色微辭愉愉啍啍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陽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燕之



閒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耻辱負鼎俎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下本仁祖義哀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壹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

羣書治要卷第十八







